



# 擁爐嬌紅下

平生與嬌娘分袂而別，次早遂歸，既  
 達侍下，父母以生久在外，妨廢經史，  
 而歲功名之念，又復在眼前，遂令生  
 讀書奮坐卧，溫習舊業，生與其兄，給  
 驪駒夕共與，而思嬌之念，無時不燃，  
 夜則與兄共讀，而夜帳恨之，或於  
 枕旁，寐恨不寐，御風縮地，一與嬌會，  
 春盡再終，轉眼又是初秋，天氣雖齊，  
 而况絕無消息，至七月中旬，弟以肩  
 挑，隸倅及催任，期道經申生之門，因  
 區宿於生家，者累日，此時弟學家以  
 行於嬌寓生家，相隨不離，挂步，真飛

# 傳類

○續東窓事紀傳

錦城士人胡生名迪，性志惆悵，涉獵經  
 書，好善惡，惡出於天性，一日自酌小軒  
 之中，欵至半酣，故囊探書而讀，偶得秦  
 檜東窓傳，觀未畢，不覺赫然大怒，氣湧  
 如山，擲書於地，拍案高吟曰：

長脚邪臣，長舌妻，忍將忠孝苦謀夷，  
 天曹戮之，錄無報地府冥，定有私  
 黃閣，王和千黃根，音衣行酒，西君悲  
 愚生若海闊，羅做到此，姦西萬劫皮



紅妝諸侍女雜然左右生與嬌欲  
一言有不可得居三日身命戒行車  
馬喧實送者終絳於道始與嬌各登  
車諸侍女相隨先後申生亦乘馬相  
送關其便曳簾挽車與嬌語舊嬌娘  
淚下如雨不能吞徐曰過君之後一  
日為別不能堪處况公動是三年遠  
及千里一旦思君之切安保其再能  
見君來但恐妾垂首瞑目骨化形銷  
君將眠花卧柳棄舊憐新妾枕邊思  
愛他人有之矣生曰明矣大王在彼  
吾誓不為也嬌曰君然妾荷君之恩  
死且不劫乃吟古詩一首贈生

詩四

妾語狂夫促去此臨別分袂戀情傷

不堪千里三年別恨說仙家日月長  
口嬌於袖中又吐香珮一故上有金  
銷鬪鳳以珍珠百粒約為同心結  
生曰觀物思人可也得之可求便一  
來母以地遠為辭言未畢軒車催動  
霧隱前山曉月半沉日送不及生別  
舅於薛田樓然歸於書室開消承小  
無不淚盡展卷夕陽西盡几裏聞為  
詞意無非寄詞為紅之語也不暇及  
一日一由以六先論皆陳其意於  
言詞之外去言不言也其詞曰  
春風情性素少年棄負窈窕香名香  
記得當初綉窓私語便傾心素雨  
濕花陰月滿畫影几許良宵過亂  
紅飛盡桃源從此迷路因念好

詞吟數遍已而寤寤成見皂衣二人至  
前揖曰聞君命僕等相拾君宜速往生  
尚醉不知問君為誰問曰聞君何人吾  
素昧平生今而見君何也皂衣人笑曰  
君至則知不勞詳問強挽生行及十餘  
里乃荒郊之地烟雨霏微如深秋之曉  
前有城郭而居人亦稠密往來貿易者  
如市廛之狀既而入城則有殿宇嵒嵒  
朱門高敞題曰睢寧之府門外守者甚  
嚴皂衣者各一人為伴一人入白之少  
焉出口問君名生大駭愕問知所以  
乃趨入門殿上王怒衣皂衣流類人間  
祠廟中繪塑神像左右列神吏六人結

袍皂履高幘廣帶不執文簿階下侍  
五十餘衆有牛首馬面長喙朱鬚者  
紳可畏生稽顙階下王問曰子胡地耶  
生曰然王怒曰子為儒流讀書習禮何  
為怨天恨地謗鬼侮神乎生答曰賊子  
後進之流蚤習先聖先賢之直安貧守  
分循禮修身未嘗敢怨天尤人而矧乃  
侮神謗鬼也王曰然則天曹默上緣無  
報地府冥上定有私之句孰為之耶生  
方悟為怨秦檜之作再拜謝曰賊子酒  
酣罔能持性偽讀名臣之傳致於忿憾  
之詩願望神恩特垂寬宥王守吏以紙  
筆令生供款讓曰爾好掉筆頭議論古

景難前光陰易夫笑行雲何處三  
喚詞源誰為我寫出新湯詩句目  
極婦鴻秋娘聲價應念司空否甚  
曉真個彩鸞同跨去

右調念奴嬌

先見其詞撫生肩背曰厚卿以弟之  
不當取青紫如拾草芥以顯二親夫  
何流連先景此詞固佳察弟之心必  
有正主秋期在次且移此筆於慶戰  
又場可也生但無言蓋生詞微高均  
論相舍之始未至紅飛盡之別則  
五指飛紅媒藥之末思恨二極作為  
或認其兄不知也中生既以念奴嬌  
詞示其兄因感兄相勉功名之意又  
華間雖不能忘情於婚而視董在

自幸而有兄相白講明亦惧父母之  
督責也及至八月與兄俱就試武軍  
即欲言歸兄綸謂曰三年灯火辛勤  
決以此舉揭榜在日何不俟生曰  
兄學業高遠危中又笑弟荒唐傷  
陋孫山之外不言可知不欲以此榜  
揭後無面目回鄉也兄再四挽生  
不得已遂之論數日禮闈折競生與  
兄論詩在高選兄弟聯捷捷而歸  
世善善都人賀喜真門有為詞以慶  
之者詞云

徐卿二子文章妙秋風來應與賢  
詔雙折取桂枝歸鄉間自世增  
榮耀浪挑三月春來遠書身共  
躍龍門曉綠衣垂在綠葉衣那更

今人之臧否若所供有理則增壽放還  
脫辭意外訛則送風刀之獄也生謝過  
再四援筆而供曰

伏以混沌未分亦無生而無死陰陽  
既判方有鬼以有神為桑門傳因果  
之經知地獄設輪迴之報善者福而  
惡者禍理所當然直之升而屈之洗  
亦非謬矣蓋賢愚之異類若出題之  
殊途是亦不得其平則鴻雁沽名而  
弔譽敢忘其法不道之戒故罹罪以  
治懲出於自然本乎天性切念某幼  
讀父書蚤有功名之志長承師訓漸  
無經緯之才非惟弄月管之毫微敢

薛天門之翼每夙興而夜寐常窮理  
以修身讀孔聖之微言思舉直而措  
枉觀玉珪之確論想激濁以揚清立  
忠貞欲效松筠育衰老甘同蒲柳天  
高地厚深如半世之行藏日居月諸  
洞見一心之妙用惟尊賢而似寶第  
見惡以如讐每岳飛父子之冤欲追  
求而死諱既覩秦檜夫婦之惡便欲  
泐而生吞因東窓贊檣虎之言致此  
狩夫迴鑿之望場忠臣被屠戮而殘  
滅恨賊子受棺柳以全終天道無知  
神明安在俾姦回生於有幸令賢哲  
死於無辜謗鬼侮神豈比滑稽之士

汝復親年少

右調步蟾宮

生與兄又同赴府縣謝解畢即日回  
家治辦行李同上壽官次年春試又  
與兄同及第兄輪授綿州綿山縣主  
簿生以少第升甲授洋州司戶兄弟  
歸家侍次子持官客親朋賀畢有為  
詞以賀主書詞曰

一乎功名如拾芥文章得力頃知  
璋宮手桂折高枝嫦娥凌少年博  
換綠羅衣神筮良曹始小試駟  
相及瓜符凌親未老十年期飛  
黃騰踏去身到鳳凰池

右調臨江仙

時有賣登科錄者於眉州蜀因閱之

好賢惡佞實非迂濶之儒是皆至正  
之心焉有偏私之意飲三盃之狂藥  
賦八句之鄙吟雖冒大聰誠為小過  
斯言至矣惟神鑒之

王覽畢笑曰腐儒倔強乃耳雖然好善  
惡惡同君子之所尚也至夫若將閻羅  
做其錢孰甚焉汝若為閻羅將吾置於  
何地生曰昔者韓擒虎云生為上柱國  
死作閻羅王又寇萊公江丞相亦嘗為  
是任明載簡冊班班可考以此徵之實  
君皆世間正人君子之為也僕固不敢  
希韓寇江三公之萬一而公正之心願  
有三公之憂未下王曰若然真官有代

見生兄弟皆乃弟因大喜歸謂於曰

二哥三哥兄弟皆及第吾家定相春

人象但恨相去千里不能親覽遂遣

人致書為慶且謂謂二弟來後何官

如瓜期未及能一來款我以慰老夫

欣喜之心否生得書與兄謀曰弟有

命召元宜一往論曰父母在焉可遠

遊委以家事然夢於兩命亦不可違

長孫克家弟尚當從我生欣然領

命即日治行請勞任兩至弟見之

且賀且謝須臾於為嬌出見且曰別

後喜審吾甥兄弟俱擢色料預有榮

幸生謙謝再三又問二哥何以不來

生答兄弟不可俱出之意當於弟問  
勞盡禮終終以生前疑似之故館生

而舊者何之生曰新者既臨舊官必生

人道而為王公大人矣王顧左右曰此

人所言深有玄理惟其狂直若此苟不

全見之恐終不信善惡之報而視幽明

之道如風聲水月無所忌憚矣即呼綠

衣吏以一白簡書云右仲普掠獄真官

即故狴牢領此儒生徧視泉高報應母

得違錯既而吏引生之西廊逆殿後三

里許有石垣高數仞以生鉄為門題曰

普掠之獄吏叩門呼之少焉夜叉教輩

突出如有擒生之狀吏叱曰此儒生也

無罪闖君令視善惡之報以白簡示之

夜叉謝生曰吾輩以為罪鬼入獄不知

夜叉謝生曰吾輩以為罪鬼入獄不知

於廳事之東邊去堂甚遠生亦遠嫌尋常非呼名不入繼或一至堂庶未嘗與嬌軟狎或與嬌偶然相遇左右森立但彼此行規不能出一言生殊無聊住十餘日教言歸然終念遠來未嘗與嬌一語問不與徘徊久之乃作詞一首以述懷其詞曰

脉脉借春心無言耿耿思憶夜永如年誰道藍橋咫尺緣分淺何似舊日不相識試問取柳千絲愁思織  
○菱花頻照兩鬢為誰雪積几番會面見了又無信息空道前事把雨淚偷滴且看下銷如何是得

古詞相思會

一日生晨起一榻吟未起生因忽

還嫌於堂時早左右俱未起嬌多促步前語生曰妾別兄久矣思念之心未嘗少息喜當近取高軒但恨命薄一葉不能執箕箒以現富貴為大恨耳兄能不棄不以地處來臨妾何以得此妾與飛紅有隙君所知也今於以年尊多病不暇他顧而飛紅方用乘鞋步動容無所求其便兄至此已十日矣妾不能與兄一叙嚮昔者坐此故也妾每見兄必晨昏入謁凡七日晨起以俟兄至而兄每日必晏今惟兄卑至妾安能與兄一語也生曰此見事變如此終日死坐孤苦之態不能解言方欲於一二日間為為端計緣未及與子一語故未去今既

公為書生也幸勿見怪乃故開揖生而入其中廣袤五十餘里日光慘淡冷風蕭然四維門牌皆榜名額東曰風雷之獄南曰火車之獄西曰金剛之獄北曰溟泠之獄男女荷鉄枷者千餘人又至一小門則見男子二十餘人皆被髮裸體以巨釘其手足於鉄床之上頂荷鉄枷舉身皆刀杖痕膿血腥穢不可近旁一婦人裳而無衣罩於鉄籠中一夜又以沸湯澆之綠衣吏指下者三人謂生曰此秦會父子與萬侯馬此婦人即其他數人乃章惇蔡京

蘇南仲丁大金賈似道

皆其同奸黨西之流王遣吾施陰刑令君觀之即呼鬼卒五十餘衆驅檜等至風雷之獄縛於銅柱卒以鞭扣其環即有風刀亂至透刺其身檜等體加節底良久震雷一聲擊其身如糞粉血流凝池少焉惡風盤旋吹其首肉沒為人形吏謂生曰此震擊者陰雷也吹者業風也又西卒驅至金剛火車溟泠等獄斧獄時檜等受刑尤甚斲則食以鉄丸渴則飲以銅汁吏曰此曹比二日刑編歷諸獄受諸苦楚三年之後步為牛羊犬豕生於凡世使人烹剝而食其肉其妻亦為此豕與人育雛食人不潔亦

若此我雖在此千歲何益也予將掃  
矣嬌曰妾今日之故屈事飛紅高未  
得其心自今以往當念屈意事之  
萬一得回其意則可與兄渡如前日  
兄東以明月餘否因出袖中黃金二  
十星與生曰恐兄到此或用度衣服  
有不堪者宜令左右公值特來當與  
兄修治也生乃曰若果有可謀者雖  
羣怨千日亦何害頃之起者漸衆生  
遂出外室愈無聊賴終日走窓吟咏  
以寫懷抱睡起題詩一首

詩

庭院深沉寂不譁千風吹夢到天涯  
出牆新竹呈霜節匝地垂楊滾雪花  
竟句關將消永日遺愁聊漫酌流霞

免刀烹之苦今此衆已為畜類於世五  
十餘次矣生問曰其罪有限乎吏曰歷  
萬劫而無已豈有限焉後引生至西垣  
一小門題曰姦回之獄荷極楛者百餘  
人舉身埽及渾類蝟形生曰此曹何人  
吏曰是皆歷代將相奸回惡黨欺君罔  
上蠹國害民者每三日亦與秦檜等同  
受其刑三年後變為畜類皆同楛也後  
至畜垣一小門題曰不忠內臣之獄內  
有此牛數百皆以鐵索貫鼻繫於鐵柱  
因問以火炙之生曰牛畜類也何罪而  
致是耶吏曰君勿言姑俟觀之即呼獄  
卒以巨扇拂火

宿垣北牛皆不

狂蜂全不知人意早到窓前報晚  
嗔吟罷終無以為懷至夜復吟一首

詩

蠶展湘紋浪欲生幽人自感夢難成  
倚床刺覓添風味開戶何妨待月明  
趨倩封豨傳密意難將螢火照離情  
遙冷織女佳期近待看銀河九曲橫  
○生在舅家自欲及夕歲將暮美慕  
悉之必終惡以自遣每以銀燭倚床  
伸坐夜半方就寢所居室東邊有修  
竹數竿竹外有亭前任州官有子婦  
美而以目得暴疾遂至不起嬾於亭  
中經歲流移婦孺里然精誠常在亭  
中每為妖崇以迷感生不知其詳  
一夕方掩關而坐將及一更詎忍聞

騷其苦孝吼嚙獨火手焦爛良久大震  
一聲皮忽綻裂突出者皆人視之俱無  
髮鬚悉寺人也吏呼夜叉擲於鏊湯中  
烹之已而皮肉融液惟存白骨而已後  
以冷水沃之仍復人形吏謂生曰此皆  
惡代宦官漢之十常侍唐之李輔國仇  
士良至宋澄田令放宋之閻文應童貫  
之徒曩者長養禁中錦衣玉食欺枉人  
主妬害忠良濁亂海內今受此報歷萬  
劫而不變也後至東壁男女以千數皆  
裸身跣足或烹割剜心或割燒存磨哀  
痛之聲徹聞數里吏曰是皆在生為官  
為吏貪污虐民不孝於親不友兄弟悖

窓外步履聲。生意其兵吏。夜起不以  
為怪。頃之叩窓甚急。生出視。則見嬌  
娘。獨立窓下。曰。君何不惧。候君久矣。  
生不知其妖。欣然与之入室。曰。子何  
以得此。素。答曰。舅姑。熟。寢。無。有。知。者。  
故。來。相。就。將。且。告。去。獨。主。曰。此。後。妾  
必。夜。至。无。無。於。不。必。至。中。堂。或。入。偶  
相。遇。不。以。言。相。問。恐。人。有。所。竄。也。  
妾。或。与。君。語。幸。無。見。春。以。狂。斜。之。言。  
妾。又有。為。君。宜。引。去。不。對。則。又。何。謂。  
若。無。心。於。妾。庶。可。終。疑。也。主。曰。子。言。  
夜。又。一。至。吾。室。吾。何。語。言。記。遂。去。  
自。後。妖。夜。又。至。凡。月。餘。以。莫。之。知。生  
常。疑。數。日。方。一。入。中。堂。左右。問。之。以  
地。事。對。或。遇。嬌。則。遠。望。引。避。空。彼。吟

負師友。奸淫背夫。為盜為賊。不仁不義。  
者。皆受此報。生見之大喜。歎曰。今日始  
出吾不平之氣也。吏笑。携生之手。借出  
仍出曜靈殿。再拜叩首。謝曰。可謂天地  
無私。鬼神明察。善惡不能逃其責也。王  
曰。爾既見之。心已坦然。更煩為吾作一  
詞。又。以。臬。秦。檜。父子。夫妻。之。惡。即。命。吏  
以。紙。筆。給。之。生。辭。謝。弗。獲。為。之。判。曰。  
堂。謂。軒。轅。許。六。相。而。助。理。萬。幾。則。神  
明。廣。至。虞。舜。有。五。臣。以。揆。持。百。事。而  
內。外。五。城。苟。冰。懷。經。天。緯。地。之。才。冒  
敢。受。調。鼎。持。衡。之。任。今。照。奸。臣。秦。檜。  
斗。管。之。器。問。問。小。人。雖。居。宰。輔。之。名。

詞以自喜

天賦多嬌。蕙蘭心性。風標伶才。不  
減。又。蕭。怕。雲。窓。花。館。虛。度。良。宵。夜  
相。攔。就。長。待。燭。精。香。銷。向。人。前  
減。迹。休。把。言。語。輕。挑。問。誰。知。証。唯  
有。明。月。相。邀。度。今。後。管。取。雲。雨。暮  
日。朝。

右調竹飛樂

橋自生。再生。屈已。以事飛紅。平日玩  
好珍奇。紅一開口。則舉而贈之。錦綉  
綾羅。金貝珠翠。唯紅所飲。呼之為紅。  
娘子。紅見嬌之待已厚也。漸釋旧憾。  
為嬌。給密。婚。結。香。愈。至。時。小。意。年。已  
長。見。嬌。屈。意。事。紅。語。嬌。曰。娘子。通。判  
女。貴。人。也。飛。紅。通。判。妻。賊。不。也。素。何

寔以匹夫之輩。俸頭鼠目。何主意以

達。一。羊。質。虎。皮。阿。那。情。而。誦。諛。豈。有  
論。道。經。邦。之。志。全。無。扶。危。拯。溺。之。心。  
又。占。一。堂。懷。奸。謀。而。肆。為。僭。分。閉。塞  
賢。路。三。寵。淫。而。妬。忌。賢。良。殘。傷。猶。剽  
掠。之。德。貪。鄙。勝。穿。窬。之。盜。既。忝。職。居  
師。保。而。以。任。處。公。台。惟。知。黃。閣。之。榮  
華。因。此。赤。心。之。左。右。欺。君。枉。上。擅。行  
予。奪。之。權。嫉。善。妬。能。專。起。竄。誅。之。典。  
奸。究。逾。其。莽。操。兇。頑。尤。勝。斯。高。以。梟  
獍。為。心。蝎。蛇。成。性。忠。臣。義。士。盡。陷。於  
羅。網。之。中。賊。子。亂。臣。咸。置。於。若。廓。之  
上。視。本。朝。如。獎。醜。通。敵。國。若。宗。親。鷓



以貴下賤此小意日大所不能平者  
嬌因嘆曰我之過申生尔所知也紅  
鳥我有隙妻書改我今生遠來已久  
吾不能乞之一叙間憐者蓋梗於此  
再勇不屈已以結紅之心或者與生  
齊會然保其無語乎我不自愛而屈  
事之者為生設也因吟詩一絕

詩曰

兩勤春寒君信遲痴雲碍月夜光微  
披雲閣雨憑誰力花月開貞且待時  
○珍早因泣下小意曰娘子芳年秀  
麗稟性聰明身節重而時遊玩花  
園與相娥並行概不相讓先登樓像  
娘子愁以告夫人夫人不治凡不食  
者兩日其負氣者如此者前年蘇官

西歸驛舍床帳不脩重以綉茵扇以  
羅幃掩思其不康裝檀藥蘇夜半方  
寢其愛身有如此者娘子善歌衆所  
共知親族聚會請願再四終不  
肯出一言其重言有如此者今竟  
千金之身於申生若棄如穢而又  
事飛紅表名節此妻之所以大不  
就者况娘子詩詞清蕙文畫畫標  
開於時又氣當合以年才不或願  
見而不可得焉求婚姻豈不難哉  
申生也又兼申生一第之誤視娘子  
頗似無情今雖在此呼之而不采問  
之而不對諒更有他意也娘子何自  
苦執如此橋曰尔勿復言天下後有  
鍾情如申生者乎以生之才美必不

鷹啄架臂之人。楔犬吠秦牢之主。好  
心迷暗。受詭胡兀木之私盟。兇行竟  
殘。害賢將岳飛之正命。悍妻王氏不  
言豹隱而言放虎之難。愚子秦熹只  
顧狼貪不顧迴鑿之幸。一家同情而  
於惡。萬民共怒以含冤。雅僕倖免乎  
陽謀。其業報還教陰受。教其罪狀。書  
千張繭紙。不能盡其詳。察此愆非。歷  
萬劫畜生。不足償其責。合行榜示。出  
顯同知。

生呈稿上。王翦之大喜。贊曰。說正之士  
也。生因告曰。奸回受報。僕已目擊。信不  
誣矣。其他忠臣義士。在於何所。願希一

見。以達鄙懷。不勝感幸。王挽首而思良  
友。乃曰。諸公曾生人中。為王公大夫。享  
受天祿三十餘矣。壽滿天年。仍還願  
所。子既求。吾請躬導之。於是與而  
前。伴從者。且生於後。行五里許。見瓊  
樓殿。殿碧瓦。多若雲。殿宇殿曰。忠賢  
之衣。懸丹霞。玉珮。執誅幢。絳節。持羽葆。  
花旌。雲氣。繡紛。天花。飛舞。龍歌。鳳唱。仙  
樂。鏗鏘。異香。護郁。襲人不散。殿上坐者  
百餘人。皆冠通天之冠。衣雲錦之裳。躡  
珠霓之履。玉珂瓊珮。光彩射人。絳綃玉  
女。五百餘人。或執五明之扇。或捧八寶

身成其得生而後已。意知喬春應由  
注之心如鐵石。乃亦誦事飛紅。淡  
感縉之結已海至。蓋釋前憾。謂然謂  
喬曰。娘子近日已來。憔悴特甚。若重  
有可思者。何不與紅一言。紅受娘子  
之恩厚矣。多有效力。當以死報。婚但  
流涕不言。紅乃叩之曰。我之遇申生  
亦可知也。他何言。紅曰。此易事。高於  
事專終日於小樓。看經。堂室之事。娘  
子主之。果有所圖。一唯命而已。婚即  
重謝之。自此紅常與婚為他求。以見  
生。然生每夜過婚之後。以為其嬌之  
來。累十日餘。不入中堂。加以精神昏  
倦。終日思睡。婚乃以他事幹。常日自  
持賦。存首與生視。又偶成情思。嘆

之孟園侍左右。見王至。悉降階迎。還宿  
主禮畢。分東西而坐。彩女數人。執瑪瑙  
之壺。捧玻璃之盞。薦龍精之果。傾鳳髓  
之茶。世罕聞見。茶既畢。王乃道生所見  
之故。命生致拜。諸公皆吞之。盡禮。同聲  
贊曰。先生可謂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矣。  
乃具席命生坐于右。生謙退再三。不敢  
當賓禮。王曰。諸公以子斯文。故待之厚。  
何用吾辭。生乃揖謝而坐。王謂生曰。座  
上皆歷代忠良之臣。節義之士。在陽則  
流芳百世。身逝則陰享天恩。每遇  
明君治世。則生為王侯將相。輔佐朝廷。  
功施社稷。以輔雍熙之治也。言既訖。命

情思蕭條

情緣心向兩難。志意隔平山蝶。思  
春事懶隨花片。薄愁傷。獨倚柳絲。  
知鬆瘦。消腸堪。斷珠淚。關珊意。倍傷  
人。自蕭條。春自好。以手空。爾惜流芳。

綠意寫愁

曉意春起。草城煙。天際情霞。播色新。  
錦字慢。遞帆。上恨黃鸝。為喚樹頭春。  
每恨芳草。綠花。悴。獨竟。出。翠袖未殘。空染。淚。暗傷神。

蘭室感懷

一點芳心。冷似。灰。蘭。隔。寂。靜。鎖。塵埃。  
几時門。思。多。燈。此。昨夜。燈。花。又。浪。開。  
意。理。佳。期。成。慘。淡。暗中。顏色。苦。幾。猜。

瓊奴傳

衣二吏送生還。謂生曰。子壽七十有二。  
今復延一紀。食肉。確。馬。五。十。一。年。生大  
悅。再拜而謝。及辭。諸公。而。出。行。十。餘。里。  
天色漸明。朱衣指謂生曰。日出處。即汝  
家也。生挽二吏衣。延歸。謝之。二吏堅却  
不允。再三挽。向不覺失手而釋。即展臂  
而寤。時下五鼓矣。

瓊奴姓王氏。字潤。身常山人。二歲而父  
歿。母童氏。携瓊奴。適富人沈。必貴。沈無  
子。愛之過已。生年十四。雅善歌詞。兼通  
音律。言德。工容。四者咸備。近遠爭求。納  
聘焉。時同里有徐從道。劉均玉者。請婚

芙蓉帳小雲屏暗一段春愁帶雨來  
○繡帳攬眉

春山幽恨攢愁思不慰閑情只自知  
寥落肯容成寂寞淒涼偏是感傷眉  
那知淺笑輕顰態不記如痴似醉時  
對面相看只如此知他款負此心期

○應酬字懸

曉起西窗一半開輕移蓮步下芳階  
而寫有恨空啼樹塵榻無情自鎖埃  
薄倖動成經歲別光陰枉負少年懷  
每期對榻人長負輸了愁顏淚滿腮

○珠簾不捲

咫尺天涯一望間重簾十二掩朱欄  
新陽去草連天碧乍惡東風特地寒  
龍裡飛禽堪再復盆中覆水恐收難

落花舞絮春如水下却珠簾不忍看

○空悲弱質

屈指光陰又隔看朱顏枉負一生身  
情在相喚鶯聲細腸斷無端草色新  
霧帳銀床初破種羅衫歌扇愁生塵  
幾回惆悵空悲嘆感為無情薄倖人

○春風多情

瘦盡紅衫綠玉肌院中春夢不多持  
好將此日悲前日美遣佳期負後期  
鎮日關愁魂去遠殘春無恨幾生還  
憑誰寄之多情道憔悴珊瑚怨落暎

○嬌娘吟

○嬌娘吟絲付與紅規曰我別申生  
動經一載之餘今咫尺天涯對面如  
此我何以堪言已忽仆於地紅袂三  
而起良久方甦紅見嬌失意恨始有

尤切徐本華胄而清貧劉實白屋而暴  
富徐之子名若即劉之子名漢若皆像  
之秀整且與瓊奴同年必貴欲許劉則  
鄙其閥閥之卑微欲許徐則慮其家道  
之窮迫猶豫遲疑莫之能定一日謀於  
族人之有識者彼為之畫策曰但求佳  
婿勿論其他必貴曰然則何以知其佳  
乎曰易耳子宜盛為酒食特召二生仍  
請前輩之善藻見者使潛窺之一則觀  
器量之如何二則試詞翰之能否擇其  
善者而從焉於選婿乎何有必貴深然  
之至二月花辰開宴會客凡鄉里之號  
名勝者咸集於庭均玉從道亦各携

子而至漢老則人物整齊雍容應對隆  
登衽讓未免矜持若即則眉目清新言  
談儒雅衣冠朴素舉止自如席尊有耕  
野者沈之族長也名知人一見二生已  
默識其優劣矣乃颺言於眾曰宗姪必  
貴有女及笄徐劉二公欲求締好兩門  
子莫人物並佳但求審姻嫁穿在誰耶  
必貴起對曰此事尊長主之則善矣耕  
雲曰古人有射彘牽絲設席等事皆所  
以擇婿也吾則異於是因呼二生至前  
指壁間所掛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四畫曰二郎  
少捷妙思試為詠之中自奮衣在此一

疑乃姘姘曰嬌娘子多苦寒疾於信  
之故嬌雅惟悴不豫也紅一夕至嬌  
所嬌方掩淚獨坐殊不勝情紅因曰  
娘子如此而申生如彼此豈有人心  
者安近見申生屢以寔情告之往  
不顧且其神思昏迷况彼所居之地  
名媚艷女甚多想少年不能自持他  
有所麗宜乎寡情於娘子因奉古詞  
一首以釋嬌娘之懷詞云

西川自古繁華地正芳菲景明輝  
園林錦綉裝成雜選香車寶騎絳  
曾言中綺羅業裡益多少佳麗  
才子逞疎狂不惜千金醉○彼此  
相看掩面意憑雲浪雨尤殢羨甚  
楚館秦樓長是候紅倚翠濯錦江

頭惡風番雨無情落花流水誰念  
鳳憐人閑却鴛鴦被

右調畫夜樂

飛紅又曰娘子何多自苦古人詞語  
必不虛設試一索之便可知主之所  
為矣嬌見生之相棄甚也因紅語  
疑之主晚遂令小意及飛紅房下小  
侍女蘭亦夜出伺生出處意與蘭同  
至主室前見窓內灯明意因穴窓細  
視見生與一女子对坐顏色態度與  
嬌娘無異因私相嘆駭歸室則見嬌  
與紅並坐於室意曰娘子適至生室  
乎嬌曰我與飛紅同遣汝去我二人  
坐此未嘗動耳安得妄言意曰適來  
申生與一女子相对而坐絕似娘子

舉奈何漢老生居富室懶事詩書聞命  
睚眦久之不就若即從容染翰頃刻而  
成呈上耕雲喑喑稱賞其詩曰

胭脂曉破湘桃蕊露重茶蘼香雪落  
媚紫濃遮刺綉窓嬌紅斜映鞦韆索  
轉轆轤驚夢急起來梳雲未暇臨粧台  
笑呼侍女秉明燭先照海棠開未開  
右惜花春起早  
香肩半卸金釵卸寤上重門鎖深夜  
素魄初離碧海濤消光已透朱簾鏤  
徘徊不語倚闌干參橫斗落風露寒  
小娃低語喚歸寢猶過薔薇架後春  
右愛月夜眠遲

銀塘水滿蟾光叶嫦娥夜  
蕩漾明珠若可捫分明兔親如堪  
美人自抱濯春葱忽訝水輪在掌中  
女泮臨流笑相語指尖擊出廣寒宮  
右掬水月在手

鈴聲响處東風急紅紫葉邊夕  
素手攀條恐剝傷金蓮移步嫌苔冷  
幽芳顧蕊掩蘭堂馥郁餘香滿綉房  
蜂蝶紛上入窓戶飛來飛去繞羅裳  
右美花香滿衣

均玉見漢老一詞莫措大以為恥父子  
竟不終席而適矣於是四座合詞皆以  
若郎為好而若之婦謔亦自此而成不

若此則彼為何人也嬌紅天駭良久  
紅曰舊聞此地多鬼魅諒必此類惑  
之宜其待娘子忽然而因誤與惠  
再出視之時夜深門守甚嚴不後可  
出遂止明發嬌詐以命名生入  
室不出再四居之方夫小惠前漢至  
漢室見嬌猶坐主傍後欲去嬌即前  
後生袖曰若勿去將有事語君生不  
時已乃坐嬌曰兄近日何相棄妾之  
甚妾之待兄亦至矣若果棄妾昔所  
盟於兄者生不吞嬌曰兄每夕所  
遇者何人生曰無之嬌曰不必忌諱  
生廷時詐已乃左右顧欺切曰子  
念哉勿言何害我也嬌曰妾有何事  
念君勿言生大駭因曰左右有人乎  
及切齒徐沈入骨恨之即誣以事俱

出月餘已擇日過聘矣既而必貴以愛  
婿之故欲其教相往還遂招賓館中讀  
書進學偶童氏小恙若即入問疾而璵  
奴正侍母湯藥不虞若之至也迴避弗  
及乃相見於母榻前若即聘之姿色絕  
世出而私喜封紅箋一副使婢送與璵  
奴折之空紙也璵奴咲成一絕以答若  
曰  
茜色霞牋照面頰玉郎何事太多情  
風流不是無佳句兩字相思寫不成  
若即持歸以誇於漢老漢老正恨其奪  
已之配以白均玉均玉不答子之無學  
及切齒徐沈入骨恨之即誣以事俱

稱曰無之嬌又曰妾自為君之後遂  
將兩歲矣兄此來妾亦何便得與  
君款密何嘗為君勿言生曰子何反  
愛也子自前月以來每夜必至我室  
媚我勿言悞飛紅之生蒙也子今乃  
有是說何故嬌曰妾是未嘗一出君  
之室所居方僻夕聞其中多怪諒必  
鬼物化妾之形以惑君妾自屈事飛  
紅之後已得其放心日夕使人招兄  
兄不至繼一來與兄談話兄又不吞  
日夕不知何謂情謂兄有異心夜來  
使小惠蘭伺兄出處乃見一女子  
形狀如妾與兄對坐此非鬼而何故  
今日君兄實之耳君不信則召紅証  
之乃潛使人呼紅上至謂生曰即君

童氏與與璵奴謀曰一從若去五閨星  
路傍雖患難之中璵奴無後昔特容能  
而青年粹質終異常人有吳指揮者悅  
之欲娶以為妾童氏以許人辭吳知其  
故遣媒謂曰徐即遠海遠成死生未卜  
縱饒無恙又安能至此而成姻乎與其  
守空營遊此歲月盍不歸我貴家任  
汝母女受用亦不慮度一生也璵奴堅  
然不肯吳又使媒姬行言且誓以百府  
童氏與與璵奴謀曰一從若去五閨星

柯葉娘子也因具道昨夜之事生駭  
然汗下矣紫罔知所出乃謝曰非子  
春恋不忘則我將死於鬼子矣第恨  
兩月已承負子恩愛之勤其何以為  
報因大恐不敢出息其室至暮猶在  
中堂紅乃與橋謀止以生為鬼所惑  
暗歎曰疑之曰安有是理紅欲實其  
言至一更許生且出室生恨不敢  
往紅曰第往彼去將有為也因戒生  
曰今夜二鼓妾與將來觀如彼來妾  
與妳遠望恐見其類嬌則生疑矣如  
索君亦勿言似娘子也生勉強許  
之至二更初鬼果來生雖與之對坐  
必驚胆未定問紅始已至窓前果  
見人嬌或細視紅恨其言妾露

霜地角天涯魚沉雁杳真所謂君處  
海寡人處南海風牛馬之不相及也  
之身寧終忍荒塘矧又父遽淪亡他  
流客權門側目欲強委禽吾孤兒寧  
其何術以當之瓊奴泣曰徐本遭此  
自兒身脫別没人背之不義且人之  
於禽獸者以其有誠信也棄舊好  
新歡是忘誠信苟忘誠信始大疏  
若也若死而已其可為之乎因賦  
一闕以自其詞寄滿庭芳云  
綵鳳分飛文鵲失侶紅雲路  
舊時院落盡棟檼積塵埃設有  
燕向東房似新悲陳主人去

大憚憲趨鬼果不見生初聞嬌  
更言且信且疑及紅撫窓鬼頓不見  
生方大悟始因詢生曰適為何人生  
愧謝曰不知其何鬼也願於救我於  
是始與紅謀移生入中堂場加之廣  
求明師符水以與生飲生後卧病累  
日亦尋苟安自尔生起居皆在室內  
嬌亦不為向日相棄介意歡愛如平  
日或即生室連夕始亦不知也生追  
思鬼惑之事深訝嬌紅之故已乃作  
一詞以謝之詞云

重空燕亦歸來 涇陽憔悴女不  
柳枝書信難裁歎金釵脫股寶鏡離  
臺萬里遼陽即去也甚日重回丁香  
樹含花到死肯傍別人開  
是夜自縊於房中母覺而救解良久方  
甦吳指揮者聞之怒使麾下碎其醜  
逐去他居欲折困之時有老驛使杜君  
名常山人必貴存日相與善憐童氏孤  
苦假以驛邸一間而安焉一日客有戎  
服者三四人投驛中杜君問所從來其  
人曰吾儕遼東某衛總小旗差往海南  
取軍暫此假宿耳值童氏偶立簾下中  
一少年特淳謹不類武卒數往還相視

漫前事今日始知空冷落平山十  
二峰朝雲暮雨竟無踪一寬大槐  
宮心花月地天意巧為容不比尋  
常三五夜清輝著影隔簾櫳春在

畫堂中

右調望江南

又兩月餘，始以病痊，嬌東錢殊甚，幾不堪處。生見舅家事紛紜，乘間告歸。喬謂生曰：「昔日之別，不知後有今日。」幸欣再會，奈何罹此禍變，哀毀之中，不能約兄款曲，暫歸宜再來也。因長吁曰：「數年之間，送兄者屢矣，知相別後，然念妾動心否乎？」生無言，但掩淚而別。明日，薛舅歸至家，父母聞之，皆驚動，嗟泣。明年六月，舅美任回，再過生門，生迎宿，留住數日，自始之。已飛紅專寵於舅，因宛轉為幸謀。因舅曰：「夫人不免先逝，善父年以家事無人，理幹何不拉三哥同歸經理。」

而悽慘之色可掬。童氏心動，即出問之。爾誰耶？對曰：「若姓徐，浙江常山人。幼時父嘗聘同里沈必貴女，與若為婚。未成親，而兩家緣事，沈貴南海若戍遼東，不相聞者數載矣。適因入驛，見媽之狀，貌酷與若外母相類，故不覺感愴。非有他也。」童氏復問沈家今在何處，歷言何名。曰：「女名瓊，字潤貞。問親時年方十四，以今取之，當十九矣。第忘其所寓州郡，難以尋覓耳。」童氏入語瓊，瓊曰：「若然夫也。明日召使至室中，細問之。果若即也。今改名子蘭矣。尚未娶，童氏大哭曰：「吾即汝文母。汝文人已死，吾母女流」

其天不期未及也。舅之欲拉生去，生父不欲，生聞紅謀，心切喜，因乘間為紅俾舅再三拉之，舅如言，力而生父言之，父不得已，乃令生行。遂到舅家，住兩月，舅即為再請，謂生曰：「家中事緒叢雜，小兒初失所恃，三哥不妨在此，相與維持矣。有美赴之期，當竭力助行。」生諾之。舅遂行，生厚路算之左右，莫不冥悅。生因與嬌絕無間隔，既字深沈，簾幙掩映，玉枕相挨，鸞鳳並翼，或時朱欄共倚，奉盞飛觴，嬉笑無吟，曲盡人間之樂。瀚半載，得以舉貧未足，再調和州，俸以歸。左右得生之賂，加以事休大重，無敢言及之者。惟於舅前為生延奉，舅歸之後，

落於此。出萬死已得再生，不圖今日再能相見，遂白於杜君。及若之同伴，眾口嗟嘆，以為前緣。杜君乃率錢備禮，與若果姻合。番之夕，喜不塞悲，瓊奴新其衷懷，不任悽斷。因誦杜少陵羌村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此句始為今日說也。若撫之諄切曰：「第母傷感，且盡綢繆，姑俟來年，挈爾同歸遼東，則魚水歡情，永以相保矣。既而若同伴有丁提旗者，忠厚人也。謂若曰：「君方燕爾，莫便拋離，勾軍之行，不必渠往。我輩當分詣各府投文，君善撫室，且此相待，公事完日，相與歸遼。若置酒餞別，諸人起程，不料吳

見生經理其家事。有倫。知生之才。幹有餘。又少年高第。前程未可量。遂悔向日背親之謀。問使飛紅委曲。問生。一夕生方與嬌閑坐。紅趨至拜賀。曰。娘子即君。平昔之願。諧矣。敢不賀。嬌詢之。紅曰。舅又有結好之意。使妾嘗訂。即君恨。即君之不從也。嬌曰。天果不違人耶。因大喜。明燈時。且忘寐。生賦詞以相慶。詞曰。

念子秀蘭。房才高柳絮。飛登社版。世忝縉紳。堪誇處。一雙兩好。彼此正青春。夙夜姻緣。今生契合。昔時秦晉重締姻。親心慙慙謝紅葉。停果佳耗。意密情真。記東池畔。吳晉

神明料河漢。今臨風對月。消除舊恨。慘雨愁雲。管取團圓到。表不負深盟。

右補內裏嬌

是夕紅反命于舅曰。生意無不可也。

遂五媒道之。生家生父亦乞許。且曰。

此固所願也。遂擇日遣聘。果有丁憐者。自申生別後。久之。一人帥府至。

西書院。所畫美人。猶在壁上。帥子坐其傍。憐之。仰視久之。帥子問曰。天下果有如此婦人乎。憐曰。有之。因指

嬌像曰。則此文以入畫者。未能模寫其一二。是極小。眉極修。詞章翰墨。無

以出其右。以此女與之。想其他皆然。

帥子喜曰。我所欲求。此女憐曰。無用。

指揮者。緝知以逃。軍為名捕。若於獄。殺之。藏屍於室內。遂令媒恐童氏曰。彼已死矣。可絕念矣。吾將擇日昇轎來迎。汝女若又不從。定加毒手。媒求諾反命。瓊奴使母諾之。媒去。與母曰。兒不死。必為狂暴所辱。將俟夜引決矣。母亦無如何。是晚忽監察御史傳公到驛。瓊奴仰天呼曰。吾夫之冤雪矣。且具狀以告。傳公即抗章以聞。又兩月得請就命。鞠問而亦屍未得。政獄訊間。羊角風自庭前而起。公祝之曰。逝竟有知。渠吾以往。言訖。風即旋轉。前引馬首。徑本堂前。吹開炭灰。而屍見矣。公委官檢驗傷處。

然吳遂伏辜。公命州官。昇柩於州外。奴哭送。自沉於塚側池水。因命葬焉。公言諸朝下禮部。旌其塚曰。賢義婦之墓。童氏亦官於本原。優養終身焉。

○愛卿傳

羅愛卿。嘉興名妓也。色貌才藝。獨步一時。而又性識通敏。工於詩詞。是以人皆敬而慕之。稱為愛卿。佳篇麗什。傳播人口。風流之士。咸修飾以求。矧情學之輩。自視缺然。郡中名士。嘗以季夏。日會於鴛湖。凌虛閣。避暑。既月。賦詩愛卿先成四首。坐間皆闕筆。其詩曰。畫閣東頭納晚涼。紅蓮不似白蓮香。



也聞此女久有外遇恐非全身帥子  
得婦如此幸已甚矣此不足問憐悔  
失言力解不待帥子遂全親信懇告  
其父求婚於王王時停眉州未回故  
無言及此者逮王再調歸家待次之  
帥遂借媒求婚王初拒之再四逼  
以威勢賂以貨財不待已遂許之嬌  
夜持帥書至生室告曰前日姻約後  
敗矣帥子求婚家君迫於權要許之  
矣无何以為計曰事在他日當徐圖  
之嬌自是見生愈密然一相遇則懷  
慘不樂始平生善歌每作哀怨之音  
則聞者動容或至流淚雖與生相遇  
甚厚未嘗對生一歌生或潛聽嬌在  
之則又中輟生母以為嫌至是生不

一輪明月天如水何處吹簫引鳳凰  
其二曰  
月出天邊才在湖微瀾倒浸玉浮圖  
翠簾欲共嫦娥語却恨替聞鳥亂啼  
其三曰  
手弄雙頭茉莉枝曲終不覺鬢雲欹  
珮環响處風先過願借青鸞一隻騎  
其四曰  
曲七欄干正上屏六錦衣薄懶未憑  
夜深風露涼如許身在瑤臺第一層  
同郡有趙氏子者第世簪纓父止母在  
家貲巨萬慕其才色以銀數百兩聘焉  
愛卿入家婦道甚修家法甚嚴擇言而

請自歌詞云

世間萬事轉頭空何物似情濃新  
情共把愁眉展怎知道新恨重封  
媒約無憑佳期又悞何處問流紅  
口欲歌先咽意冲云從此各西東  
愁人最怕到黃昏惹兒外疎兩泣  
枯桐子細思量不如桃李猶解嫁

古詞一葉花

歌未終點然淚下如雨生平生嗜  
好有不能致者嬌廣用金玉售以貴  
生一夕家宴罷至就寢生被酒未能  
臥嬌秉烛侍側生送客問曰迎來春  
我何益厚也嬌曰始者妾謂可托終  
身於君今既不如所願事无有日矣

發非禮不行

趙子有父堂為吏部尚書者以書自火  
都召之許授以江南一官趙子欲往則  
恐貽母妻之憂不往則又恐失功名之  
會矯辭未決愛卿謂之曰妾聞男子求  
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丈夫壯而立身  
揚名以顯父母豈可以恩情之篤而疑  
功名之期乎君母在堂溫清之奉甘旨  
之供妾任其責有餘矣但年高多病而  
君有萬里之行行李今伯所謂事陛下之  
日多報劇之日少君宜常以此為念望  
太行之孤雲撫西山之落日不可不蚤  
歸爾趙子遂卜大都之行置酒酌別於

雖殞此身何足以謝生大感勵居數中堂酒三行愛卿請趙子捧觴為大夫  
中嬌忽卧病不語與生舍者近二月人壽自製齊天樂一闕以侑之

其詞曰

一日舅出攝生辱駁左右欲一見嬌  
左右扶嬌至生室之側生迎與相見  
嗚咽不自勝良久嬌乃曰極樂悲生  
俗語不誣妻疾必難扶持生願既不  
諧死亦從兄在所不恤也語畢倚生  
之懷似無所主左右驚扶而入久之  
方甦生亦自此問上作事顛倒語言  
無實目前所為旋踵而忘舅甚怪之  
秋八月帥子納幣迄親期舅許之嬌  
病少瘳因他事怒小婢綠英上懷恨  
乘間以嬌平日所為告舅也大怒審  
實於紅將治之紅始曰娘子讀書知  
義禮豈不知失身之為大辱且重厚

義禮豈不知失身之為大辱且重厚

恩情不把功名誤雜蓮又歌金縷白  
髮慈親紅顏幼婦君去有誰為主流  
年允許况問上愁上風上雨上鳳折  
鴛分未知何日更相聚蒙君再三分  
付向堂前侍奉休辭辛苦萬里皇恩  
五花官誥要待封妻拜母君須聽奴  
怕日薄西山易生愁西早促回程絲  
衣相對舞  
歌畢坐中皆垂淚趙子乘醉解纜而行  
至滬而尚書以疾廢無所投托遷延旅

少亦慮身是終天擇地而行時時而  
動大人所知也况申生功名到手本  
動不亦堂庶之間不命之入不敢入  
幸堂與嬌一語戲狎倘有是事妾豈  
不知或者之言未宜深信且親期在  
途不宜自為此不美也舅方寵任飛  
紅信其言不復問遂加防閑生度勢  
不可留乃告嬌曰今日之事舅知之  
美行計不可緩也子親期去此止兩  
月勉事新姑吾與子從此决矣因以  
詞一首與嬌為別詞云

一自識伊來便許同心結天意

竟辜人願成几番虛設佳期近也

想新蓮遺我空懸鏡莫忘花陰餘

慶與西窓明月

歸久不能成夫人以憶子之故遂  
重疾伏枕在床愛卿事之甚謹湯藥必  
親嘗醴酒必親進求神禮佛以寤其疾  
虛詞詭說以寬其意况抵數月內遂不  
起一旦呼妻卿而告之曰吾子以功名  
之故遠赴京都遂絕音耗吾又不幸感  
疾新婦事我至矣今無命短無以相報  
但願吾子早歸新婦異日有子有孫  
如新婦之孝敬皇天有知必不相負言  
訖而沒愛卿哀毀如禮親造棺槨置於  
龍葬之於白亭林既葬旦夕哭於靈几  
前悲傷過度為之瘦瘠至止十六年後  
士誠陷平江十七年達達丞相檄苗

右湖好事通

嬌覺詞惡曰先丈夫也堂之五尺之  
能乃不能謀一婦人事已至此更委  
之他人君其惡矣妻身不可再婚既  
以白若則君之身也因掩面大慟生  
方悟感去爾未決幾得家書報父有  
疾遣僕馬使回生使人使候橋不得已  
入謂舅告別舅時坐中堂嬌聞之出  
主舅淚兩目行視不能出半語舅曰  
子後府君無恙宜再來嬌娘親禮在  
即家事紛紜慎無執幹者生拜曰今  
愛親期已近純婦侍之須累月又承  
期將及動是數年重會未可知也舅  
宜善自愛再因以一詩謝別

詩曰

帥楊完者為浙江奉政拒之於嘉興不  
戰軍士大掠居民趙子之家為劉萬戶  
者所據見妻御之安色欲逼納之妻即  
詔之以甘言接之以好客沐浴入閣以  
羅怕自縊而死萬戶聞而趨救之已無  
及矣即以繡褥裹屍瘞之於後園銀在  
樹下未幾而張士誠通款於浙省王泰  
政為所害麾下皆星散趙子始聞聞  
道由太倉登岸至嘉興則人民城郭皆  
已泮矣投其故宅荒廢無人居但見鼠  
竄於梁梟鳴於樹蒼苔碧草掩映階庭  
而已求其貨產皆已蕩然尋其母妻不  
復可有惟中堂蕭然獨存乃洒掃而息

自思齋臨不可解渭陽視我子同然  
維持家事無纖力數載恩情有二天  
望切白雲催去路悔慙紅葉欠前緣  
慈上漫會如何小胡保全難賺九還  
生因再拜舅曰嬌娘在近出室子未  
朝未定未必相會因呼出外生端期  
語酒淚不能止與舅見之不敢前肯  
而連去再四呼之不止生遂別舅而  
歸嬌自注去日夜及迷未嘗對鏡多  
容頰效去純猶消楊柳迷烟梨花帶  
雨或見果燕雙飛征鴻独叫則悽慘  
不自勝也近半月病愈甚將不能起  
紅乃潛書從生來使與為快生得書  
以無故不敢告父母乃夜遁潛至橋  
之門住兩日舅亦不知也生時驪舟

焉明日行至於東門外至紅橋洲偶遇  
舊使老蒼頭於道呼而問之具述其詳  
則母已辭堂妻亦沒矣遂引趙至白亭  
林其母葬處指其墳壙而告之曰此皆  
六娘子之所經理也指其松栢而告之  
曰此皆六娘子之所植太夫人以即君  
不歸感念成疾娘子奉之至矣不幸而  
死遂葬於此娘子身被衰麻手扶棺柩  
親自負出號哭墓下葬之三月而苗軍  
入城定舍被占劉萬戶者欲以非禮犯  
之娘子不從遂以羅巾自縊於後園  
墓之趙子大傷感即歸至銀杏樹下  
掃之顏貌如生肌膚不改趙子撫其屍

岸下繫待一見婚後即歸蓋慮父母知之必獲重責明日勇送舊守出於郊外時紅與嬌私出即上赤生海橋上接生手人勸曰即不來其恨無以報君不幸迫於父母之命不能終身以相送兄今青雲萬里厚擇佳配共享榮貴妾不敢望也妾向時白兄擁爐謂事不濟當以死謝妾敢背此言耶兄氣憤弱薄常多病善相恭母以妾為念因出斷袖還生曰謝兄厚恩復思此景其可再得乎哭愈動紅去淚下久之紅恨有他變詐語嬌曰曼將至矣宜速登岬橋含淚口占一詞以贈生詞云

而今去也地如去恨共離身留不而大慟絕而又疑者再乃冰以香湯洗以華服買棺而備葬其母墳之側哭之曰娘子平日聰明才慧流華莫及今竟死矣豈可混同凡人使絕靈魄九原有知願賜一見雖顯梅殊遠人皆忌嫌而恩情切至寔所不疑於是出則倚於墓下歸則哭於園中將及一旬月晦之又趙子獨坐中堂寢而不能寐忽聞暗中哭聲初遠漸近覺其有異急起視之曰倘是六娘子靈何吝一見而叙舊也即聞之曰妾即羅氏也感君憂念雖處幽冥實所憐惻是以今夕與君知聞耳言訖如有人行冉冉而至五六步許即可

佳狀獨別以頭油淋其面如神○  
送終須別一中心  
送相連只夢中

辨其壯貌果愛卿也淡粧素服一如其舊惟以羅巾帷其頂見趙子施札畢泣而欽心園春一闕其所自製也

右調菩薩蠻  
又終一絕為別云

其詞曰

金釵帶上珍珠結箇上團圓又無缺  
當時把向掌中有豈意今為千古別  
○生身嬌詩詞揖別歸身而去紅扶嬌登岬但見身人發掉蘋浪翻風彩鷓急飛似鴻易折目力有盡江山無窮生婦枕蓆上無不流淚嬌之佳期已過乃托感疾祥狂不起蓬頭垢面以末退親父迫之嬌引刀自截左右救之得不殞因絕食數日不能起紅

一別三年一日三秋君何不歸記其姑老病親供藥餌高墳埋葬親喪麻衣夜卜燈花晨占鵲喜兩打梨花畫掩扉誰知道把恩情永隔書信全無干戈滿目交揮奈命薄時乖履禍机向銷金帳底猿鸞怨香羅巾下玉碎花飛妾學三貞淚將一死免被傍人話是非君須念異除非盡裡見崖微

委曲開諭之曰：女子平生伎藝豈不  
精，視世事如神家富貴極矣。子弟端方  
自重，何苦如是。且聞媒者之言，彷彿之  
歌得婢子，其如飢渴其他皆所不問。  
娘子何自棄也。况申生編後，志已議  
親貴族，彼蓋志絕念於此矣。因圖神  
行之貌，以獻曰：詩，婿如是，志無負矣。  
婿曰：美則美，而非我，所及事止此矣。  
吾志不易也。紅又詐為嬌，借遺生香  
佩，下結以破，深復，謂生遺遺，婿因  
言已結他姻之事，以相絕。婿見之泣  
下，相送數年，中生之心事，我豈不知  
若彼，聞我有志，特為此以開釋我  
耳。因取香佩，認其真，因曰：我

每歌一勾，則悲聲聲，接接感，明始不成  
腔。趙子廷之入室，謝其奉母之孝，嘗嘆  
之勞，殺身之節，感愧不已。乃收淚而自  
遂曰：妾本娼流，素非良族，山鷄野鴛，家  
莫能馴，路柳墻花，人皆可折。惟知倚門  
而獻笑，豈解奉案以齊眉。今色巧言，迎  
新送舊，東家食而西家宿，久習遺風，張  
郎婦而李郎妻，本無定性。幸蒙君子，求  
為家室，即便棄其舊染之污，革其前事  
之失，操侍井臼，採掇蘋蘩，修祀祖之儀  
篤奉姑之道，事以禮，葬以禮，無愧於心。  
歌於斯，哭於斯，未嘗窺戶，豈料是夫不  
弔。太惠來臨，毒手老拳，交爭於口，曉

不如是也。我始以不正遇  
申生，則皆而之，他則我之淫蕩甚  
矣。既不三其始，又不有翼終，人謂我  
何紅娘子，愛我厚矣。幸毋多言，我固  
不愛一身以謝中生也。遂不復言。男  
聞而名憐之，但由事已成矣，無可奈  
何。遺紅輩百端為之開釋，終莫能悟  
。遂吟詩一首，寄與生別云。

詩曰

如此鐘情世所稀，吁嗟好事到頭非。  
汪：兩眼西風淚，猶向吳臺作雨飛。

又有陰晴與員缺，人有悲歡與離別。  
拂袖細語鬼神知，拚把紅顏為君絕。  
。隨隔數日，婿竟以憂卒，生接得

鮑大刺，耀武於三軍，既據季崧之居，遂  
奪韓翃之婦。良人萬里，賤妻一身，豈不  
知偷生之可安，忍辱之耐久，而乃甘心  
玉碎。決意珠沉，若飛蛾之撲燈，似赤子  
之入井，乃己之自取，非人之不容。蓋所  
以愧乎為人妻妾，而棄主背夫，受人辱  
祿而忘君負國者也。趙子慰夫良久，因  
問太夫人安在。曰：尊姑在世無罪，聞已  
受生於人間矣。趙子曰：然則君何以獨  
墮鬼錄。對曰：妾之死也，真司以妾貞烈  
即令往。無錫州宋家托為男子，妾以與  
君情緣之重，必欲伺君一見，以叙幽抱。  
故遲之歲月爾。今既見君矣，明日即往。

寄示詩章方處而婚之卦音值至茲  
然自失對景傷感。坐則以手書空  
出。若與人語。因賦一詞。以弔嬌娘  
詞曰。

舍下相逢千金履。嬌才便肯分  
付。自念潘安容貌無此。會過梨花  
擲處。還驚起。因共戒。權作低語。持  
今生而。同心。不怕旁人問阻。  
此事憑誰執。對明神。為誓死也相  
許。徒思行重信新。聽蕭歸去。月明  
誰伴。孤鳶舞。細雨。之淚流如雨。使  
因喪命。曾以地下。和伊一處。

右詞憶瑞姬

生元倫見此詞尾句。知其不祥。因再  
三寬慰。生悼痛無已。石不能堪。又於

聖問題詩一絕以別父母

詩曰

寶翁德仰如椿古。秦母年高與鶴齊。  
生育深恩俱未報。此身先死奈雲子。  
○又題詩一絕以別兄

詩曰

當年風雅為孤鶴。冒共翔。翔為聖。天  
今日雁行分散去。誰憐。誰憐。蒼柄  
○生題詩畢。索嬌自。贈香。翠帕。自  
繼於室。窓間。為家人。所。覓。致。免。兄。倫  
與兄之素識。皆來。功。解。之。且。曰。大。丈  
夫志在。西。方。弟。年。少。高。登。青。雲。足。下  
而。甘。死。兒。女。子。手。中。耶。况。天。下。多。美  
婦人。何。必。如。是。生。色。亦。氣。逆。不。能。即  
對。徐。曰。什。人。難。再。得。因。回。顧。二。親。曰

生也。君如不棄舊情。可到彼家見。故當  
以一笑為約。遂與趙子會。款若平生。  
鷓鳴寂別。下階數步。復回顧。拭淚云。趙  
即珍重。從今未別矣。因哽咽佇立。天色  
漸明。倏然而起。不復可觀。但空堂杳然。  
寒燈半滅而已。趙子走而促裝。遂往無  
錫。尋宋氏之居。而問焉。則果得一男子。  
懷妊二十月矣。然自降生之後。至今哭  
不輟聲。趙子具述其事。而願見之。果一  
笑而哭止。其家遂名之曰羅生。趙子求  
為親屬。自此往來。視遺書。問不絕焉。  
○鷓傳  
某人浮湛里中。無以為生。僕民有不不

平喉之訟

之請。謂已旁。屬。自。安。且。既

餌。臨。政。者。因。持。其。短。長。以。蠹。民。視。政。遂  
有人作鷓傳。以警之。傳曰。昔黃帝少昊  
氏之世。鳳鳥之造至。故為鳥師。而鳥名命  
鳳凰為百禽之長。當是時。南山有鳥。其名  
曰鷓。上之性。贊而健。貪而暴。稻粱之甘。  
木實之美。鷓不屑焉。資衆禽之肉。以為  
食。鷓之徒。實繁。其與鷓同氣。而異質。鷹  
鷂。鳶。隼。鷓鷃。鷓鷃。皆助鷓為虐者也。其  
異類而同姓者。鷓鷃。鷓鷃。梟。鷓訓。狐。鬼  
車。其惡與鷓同。特其材異爾。然鷓有大  
小。上者。滋鷓。鷓鷃。方。可。制。則。制。之。夫  
者。雖。鷓。鷓。不。畏。也。故。鷓。之。而。在。衆。禽。皆

二奇才學俱優妙年取功名且及瓜  
期前程萬里顯親揚名先吾門戶承  
繼宗桃一獲足矣惟大人割不忍之  
恩之顧先綸曰雙親年高賴兒侍養  
純不孝不能酬罔極之恩惟兒念之  
自是神思昏迷不思飲食日漸羸瘦  
竟奄奄不起父母大慟即日馳書告  
勇以得書飛紅輩聞之舉家號泣勇  
因呼紅痛責之曰往時問汝之何不  
告我因使今日以至於此皆汝之  
咎紅不能對因伏地請罪久之勇意  
解曰事已如此不可及矣而遠親謬  
之老夫之罪也因慟自悔又謂紅曰  
甲生丰儀如許文才如許正昔人所  
謂見汝猶憐况老叔乎二人生前之

逃散遠去。標枝無安。巢落業無息。凡屬  
無所恃。食則遭操詭辭。招衆禽之過。而  
愬諸鳳曰。鴻雁背北而南來。是叛者也。  
鸚鵡含禽言。習人語。是奸者也。鶴鷓出  
幽谷。遷於喬木。是冒越者也。鷓鴣秋冬  
遠遁。是避後者也。烏知吉凶。言妖祥以  
惑衆。聽鵲填河以阻水利。鴟鵂攫鵲之  
居。鴛鴦荒淫無度。鳧鷖鷓鴣習水戲。鷓  
鷃白鷺得魚不稅。孔雀有異相。杜鵑催  
歸。令戍卒逃。鷓鴣好閑。鷓鴣相傷。  
提壺勸人飲酒。生事。是皆有罪。不治。將  
益焉。鳳凰惑焉。命其鳩氏治之。鵝與其  
鳩相為表裡。穿山各搜林木。禽之出者

顧老夫既已遠矣。與死後之姻緣可  
也。紅曰。然則如之何。勇沉吟半晌曰。  
竊今汝書舉嬌娘之極。以歸於生家。  
得合葬焉。使汝者知其快於九泉之  
下也矣。紅曰。大人此舉誠為美也。於  
是復書以此言告於生之父母。生父  
許焉。越月得言。日戒飛。遂昇轎。極以  
歸生家。勇遺書自悔。責且謝。兩背姻  
盟之非。人遺飛紅。巾慰當辦。妻事又  
月餘。詢謀僉同。乃合葬於羅錦江邊。  
所謂葬則其室。死則同穴者。此也。人  
之年少。而遭此難。蓋父母者不為之  
察其真心。而視其志也。豈不哀哉。豈  
不痛哉。葬畢。飛紅告歸。抵舍之明日。  
因与小意過嬌窠。所恍惚見嬌與生

搏之逐之。攫之擊之。喙啮扼。防  
筋。磔毛。揚風。洒血。殺地。尸遇之者無  
類。其餘皆周章。振掉謀。所以免禍者。豈  
巢破鼓。室所集。以奉與鳩。且以賂鷓。使  
勿執於是。鷓之勢日益張。而衆禽之生  
理日感。其衣距稍利者。暴鷓所為。則起  
而殺之。其鈍者。深藏遠窟。終死於草莽。  
相藉也。而鳳凰始憂之。聞蓬萊之巔。有  
胎仙焉。胎仙名鷓。號青田翁。燕介而潔  
白。和平而好生。於是徵與鳩。使鷓乘軒  
而治之。鷓乃與鳳凰謀曰。夫鷓其始一  
而已。自子之不戒。而使之蔓延。今之高  
鷓者。何其多耶。昔之鷓名鷓。字鷓。形鷓

在室相對笑語嬌謂紅曰喪事謝汝  
遠來嘗辨吾二人死無憾矣我自去  
世即歸仙道見住碧瑤之宮相距遠  
來不遠咫尺朝歡暮宴天上之樂不  
成人間所願足矣惟是親恩未報弟  
年尚幼一家之事賴汝主張善事家  
君無以我為念明年寒食祭掃新墳  
汝能為我一來彼時又得相會也語  
未終紅且驚且喜惶惶告舅復與  
往寢所物色之言無所有矣惟見壁  
間番一闕詞云

導閣愛絕長向碧瑤深處歇  
歸風物依然人事非  
偏照鴛鴦新塚裡  
何時得再還

右調城字木蘭花

夢見此詞不覺哀悼而忘字跡  
半淡暮名城去勇與紅香  
噴而已越明年清明  
見嬌之夢中  
莫位之餘唯見  
之不清迹之入夫  
見淚人故名為鴛鴦

詩一

厚卿天下  
夏日輝珠玉  
三生仗柱杖  
濯錦江南  
弱冠已登科  
春風醉無愁  
一死為地  
行人感嘆多

擁爐嬌紅下卷休

性鷗木為鷗者也。今有非鷗而鷗者何  
也。鷗之得食不鷗則不得食鷗則有利  
而無害不鷗則利未見而害常隨之。故  
不害其不鷗也。今禽之產子者類為鷗  
鷗之習飛者學為鷗形狀與鷗異者又  
習為鷗不誅其渠魁殲其元醜以勵其  
餘吾恐鷗鷗鷗鷗神雀大鷗金翅皆化  
為鷗耳。鳳凰曰善奏請於帝。遣虞人  
持弓矢張羅網隨鷗而磔之。鷗之徒盡  
斃執天下無鷗故其餘黨皆屏迹匿  
影不敢出。衆禽始得安於生養以終其  
天年。此皆少皞氏之恩鳳凰與鷗之力  
也。太史公曰。鷗姦禽也。暴惡貪誅固宜

吾獨懼今之人子。務養鷗意有所欲  
鷗而殺之。求來禽之血肉以肥其軀。不  
知少皞氏之戒也。嗟夫害物而自益  
者形類亦足以戒之。其鷗也物也

燕居筆記卷之八終





